

图片来源：南京保利大剧院微信公众号

戏剧评论

# 与昆剧《1699·桃花扇》重逢

## 残山梦又见——

□郑世鲜

作者简介

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，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

20年前，一群平均年龄仅18岁的少年携《1699·桃花扇》登上昆曲舞台，少年们初试啼声，满台青春灼灼，满目风华明艳；20年后，曾经的青涩少年们已成为院团中坚，曾经年轻的观众也都长大了，而“残山梦”的故事，仍然在一遍遍上演。

### 生旦净末丑，是声情的灿烂

《1699·桃花扇》的创作初衷，是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（以下简称“省昆”）第四代青年演员搭建集体亮相的舞台，因此整部作品的编排始终兼顾全体“昆四代”演员，力求“人人有戏，行行出彩”。相较于原著44出的庞杂体量，本剧仅以6出篇幅凝练重构全剧脉络，删繁就简却不肆意解构、妄改经典。导演田沁鑫在高度浓缩剧情的同时，最大限度保留原著饱满的人物关系与核心情节，使整台剧作如一幅徐徐铺展的南都风月长卷：人物繁多却排布错落，行当齐备且各安其位，实现了昆曲舞台行当美学的完整呈现。

全剧多次设置同行当集体登台的群场段落，既是对各行当表演范式的集中展演，也构筑出金陵末世琳琅绚烂的声色图景。文场之中，侯方域、陈贞慧、吴应箕三位复社公子联袂而立，袍袖翩跹，言谈间尽显明末文人的疏狂意气；李香君、李贞丽一众秦淮佳丽次第登场，钗环摇曳、眼波流转，自带独有的秦淮水汽与风月柔情。生旦群戏的同台演绎，将昆曲文场的雅致柔媚极致放大，演员的一颦一蹙、举手投足，皆凝缩着晚明秦淮的风月风流，构成了剧作温柔旖旎的审美底色。

如果说生旦群场撑起了文场的妩媚鲜妍，那么武将群戏便成就了武场的悲壮风骨。受人员流失、传承现状所限，省昆当下的常规演出已极少呈现大场面武戏群像。《1699·桃花扇》的武场，并无激烈翻扑的热闹场面，动人之处全在气韵与风骨。左良玉、黄得功、史可法三员武将，不以繁复武打炫技造势，而以沉稳气度替代程式喧闹，尽显末世武将的忠烈底色。剧作并未保留原著中独立完整的《沉江》折子，而是以一众将士相继赴死的群像叙事，层层渲染山河破碎的悲壮意境。当坚守孤城、身陷绝境的史可法轰然倒下，南明王朝最后一丝山河气数与金陵声色繁华，也随之彻底崩塌。

在净丑行当的塑造上，剧作亦形成了鲜明的审美反差。剧本删去了柳敬亭一角，大幅弱化了传统戏曲插科打诨的戏谑叙事，让整体基调更显沉郁厚重；仅留存福王这一小花脸角色，以滑稽恣肆的表演调剂舞台节奏、平衡叙事氛围。福王的昏聩荒唐、阮大铖的阴鸷伪善、马士英的贪婪跋扈，以大小花脸夸张的粉墨妆容、外放的身段神情，打破了全剧沉郁规整的叙事基调。跳脱戏谑的舞台形态与奸臣弄权的丑恶内核互为表里，于声色反差中辛辣讽刺南明朝堂的腐朽荒诞，极大丰富了舞台的层次与戏剧张力。

### 爱憎恸恨痴，是扇底的悲凉

如果说孔尚任的原著《桃花扇》是婉转纡回的，一出一出，将兴亡悲慨徐徐诉说，那么只有6出的《1699·桃花扇》就是火炽生猛的，层层堆叠密不透风的情绪，像八月暑天的骤雨，重重砸在观众的心上。剧作对原著松散并行、时序错落的情节进行高度整合，将分散数日、多条并进的叙事线索收束归一，使得单折之内事态瞬息万变，人物情感亦百转千回。

第二出以盛大婚礼场景开篇，李香君与侯方域皆一身红妆，满目风月温柔，尽是少年男女初定终身时的娇媚与温存。然而，正当情意缠绵缱绻之际，舞台情绪却陡然急转，得知妆奁为阮大铖所赠的香君，全无留恋，愤然将这绮罗珠翠尽数抛却。

第三出情感的变化尤为跌宕，秦淮河面之上，公子佳丽们买舟放灯，歌吹细细，灯影桨声里尽是承平幻象，尽显南明末世虚假的繁华旖旎；暗流之下，左良玉帐下粮草短缺，众军喧哗，饥寒与怨气正在暗处积聚，乱世危机早已蛰伏。当塘报人披着白绫，将崇祯帝煤山自缢的消息报来，满堂笙歌戛然而止，人间喧嚷顷刻沉寂。“满楼头呼声哭声”，是替君王一哭，更是替山河一哭。场上红妆、武装尽披白绫，方才还“榴花照楼”，刹那间就变作了“缟素凝霜”，让人顿生“苍凉之雾，遍披华林”的幻灭之感，盛世崩塌的虚无与悲壮扑面而来。

剧作虽然删去了原作大量的支线关目，却相对完整保留下了生旦情感脉络的核心叙事，但作品并不存在任何沉浸于“生旦小世界”的私情叙事，侯李二人的情感走向始终与国家命运深度交织。个人的离合，从来只是时代洪流中的一叶扁舟。“眠香”温存之后，便是“却奁”明志的决绝；雅集宴乐之后，便是国破君亡的恸哭；辞院别离之后，便是拒媒守节的坚贞；独守空楼之后，便是当庭怒骂的刚烈；访楼不遇之后，便是兵祸突至的动荡。情感总是在最炽热处骤起波澜，在将要遇合时横生变故，观众刚沉浸于片刻风月温存，便被骤然拉入乱世流离的苦楚与荒芜，个人情爱始终被时代悲剧裹挟碾压。

当历经乱世颠沛、世事浮沉的痴男痴女终于得以重逢，南明昔日的金粉繁华早已沦为残破旧梦。一柄桃花扇，承载相知动情的欢喜、定情终身的笃定、乱世离别的凄苦，遍历情爱起落、人世浮沉、家国覆灭，最终洗尽风月旖旎，沉淀为藏于扇底、挥之不去的万古悲凉。风月终尽，兴亡落地，一把折扇的起落，便是一段王朝与一段痴情的双重落幕。

1699年，创作出《桃花扇》的孔尚任感叹知音难觅，他将殷殷期冀寄托于后世：“转思天下大矣，后世远矣，特识焦桐者，岂无中郎乎？予姑俟之。”如今，三百年后，千余人的剧场里，灯火煌煌，台上戏演兴亡，台下人感悲欢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被折叠，孔尚任的等待与今人的重逢，在同一个“残山梦”里相遇。但愿这满场动容，足可告慰那一缕徘徊在故纸与舞台之间的灵魂。

近日，2026年度常州市文化艺术基金项目国乐现场《听见·苏东坡》在舜山小镇季子书院首演。作品立足于苏东坡与常州的十四次相逢、终老于此的"君子之约"，将国乐、舞蹈、行进式观演、实景互动、书画展陈等融为一体，以此回望他跌宕的人生三境。作为常州重点文旅演艺项目，该剧既是常州首部以苏东坡为主题的江南园林文旅驻场剧目，亦是本地专业院团突破传统剧场边界、面向市场探索演艺新路径的试点之作。首演之夜，季子书院依山傍水的园林景致与千年东坡文脉相互映照，一场关于国乐创新表达的实景艺术实验就此展开。

音乐评论

# 行走的观众，移动的声场

□孙晓烨

作者简介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，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

### 园林即剧场：行进观演的场域重构与具身感知

作为一部多元融合的综合性艺术作品，国乐现场《听见·苏东坡》分为“知己”“自渡”“归心”三幕，将围合庭院、半开厅堂、湖面水域三类物理空间，分别对应苏轼青年、中年、暮年的精神切片。观众脱离固定席位，以行进式的具身体验跟随空间流转，在移步换景中完成对人物生命历程与精神世界的沉浸式感知。

围合庭院以空间“压缩感”奠定启幕静观聆听的基调，砖木结构围合出向内收拢的声场，将观众包裹其中。园林成为天然的声学放大器，体鸣乐器的现场演奏与预制录音交织回荡，经建筑墙体反射叠加，放大了日常极易被忽略的声音细节。湖上长廊延续这一空间逻辑，吹箫者于廊间缓步移动，声源随之发生方位变化；观众身体虽保持静止，却因身处声场中心，听觉随乐声完成时空跨越，从当下现实步入北宋精神境域。

与庭院的“静观”相对，半开厅堂通过空间的切割与穿行重构观众的观赏经验。四座厅堂串联起跌宕起伏的精神动线，在心跳音效的转场衔接之下，观众持续进入全新的空间情境。厅堂布局各有巧思。演员化身为市井小贩、舞女为观众递上茶饮糕点，将北宋市井烟火植入江南园林，静态的书院遗址由此转化为可触摸、可参与的历史现场，观演关系也从单向观赏转向双向介入。

湖面水域，带来全然不同的开放体验。乌篷船、河堤、拱桥多点散落于真实山水之间，舞台表演弥散在自然环境之中。开阔湖面让声音向水面、夜空自然弥散，造就室内剧场无法复刻的声像衰减效果。观众仁立岸边，听觉得到全然释放，体验状态由持续穿行过渡为安然驻留，实现精神层面的舒展与放逐。

### 音色即叙事：从琴箫到“交响”的东坡三叠

第一幕“知己”以八分钟闭目静听的听觉仪式拉开序幕，用古乐器构筑一场指向北宋的声音考古。场景转至湖面长廊后，琴、筝、箫组成极简室内乐编制，搭配作曲家旁白诵读东坡序文，完成从古韵仪式到人文叙事的诗意转场。全幕以静驭动、以简驭繁，依托乐器细腻的音色肌理与微观声态，克制留白的作曲理念精准塑造出青年苏东坡温润通透、清雅旷达的文人风骨。

情绪的剧烈转折发生在第二幕“自渡”，乌台诗案后的苏东坡，精神世界的裂隙需要更暴烈的音响来填补。四座厅堂以差异化声部布局逐级推进张力：大鼓与快奏二胡褪去旋律线条，以急促音色打破前幕清雅氛围；琵琶与大鼓对置演奏，双向声场向内挤压，构筑沉浸式听觉风暴；笛鼓分列对峙，线性笛声与块状鼓点形成立体音色对位，随演奏动线重塑空间听觉层次。这种可控的音响瓦解，是旋律、节奏、音色的多维解构，配合贯穿全场的心跳音效，让观众以具身感知共情东坡绝境自渡的精神世界。

终幕“归心”融合现场演奏与录制乐队音响，以丰富的配器层次完成全剧的情感收束。湖面开放式舞台采用多点位空间布局，船头的竹笛与古筝、堤岸的二胡与琵琶隔空呼应，桥畔舞蹈表演叠加现场器乐演奏，呈现出鲜明的交响化特征。从首幕的精微内敛、第二幕的破碎张力到终幕开阔舒展的交响化音乐，三种音响形态描绘出苏东坡澄澈自持、困顿裂变、释然归心的人生境遇。湖面特殊的声场环境让民族器乐与西洋弦乐音色自然交融、温润共振，音色层次柔和丰富，以纯粹的音乐语言，完成了人物心境与情感的最终升华。

### 文旅即融合：东坡IP的在地转化与城市声景

《听见·苏东坡》以东坡人文内核为叙事内核，以园林空间为体验场域，以国乐现场为审美媒介，将常州专属的城市文脉自然嵌入文旅体验动线，实现了传统文化、艺术创作与城市旅游的有机融合。作为常州首个聚焦苏东坡的园林驻场演艺项目，该剧打破了苏东坡符号化、泛地域化的传播困境，构建起独属于常州的东坡文化记忆，让经典IP拥有了专属的城市地理与人文坐标。

创作团队深挖常州本土文化细节，以季子书院珍藏的清代钱维城《苏轼舣舟亭图卷》为文化底色，实现古画意境与当代演艺的跨时空对话；依托苏东坡与常州名士蒋之奇的交游序文等地方文献，将宏大的文学史叙事落地为真切的人际温情与城市渊源。这种创作方式把抽象的城市历史转化为可沉浸、可感知、可消费的实景艺术体验，打造出专属常州的差异化文旅内容，形成独特的文化竞争力。

从《听见·大运河》到《听见·苏东坡》，“听见”系列完成了从“景”到“人”、从水道空间到生命精神的题材转换。作曲家依托季子书院的园林声场，以钵磬清远、鼓乐激荡、湖声辽阔的分层音色，刻画了苏东坡一生的境遇蜕变，亦令国乐之声与三幕叙事同频，形成对观众的声场陶养。演出落幕，当观众从最后一处空间走出，夜风带着水面的潮气扑面而来；有人还在回味第二幕的鼓声，有人仍记得第一幕椰壳摇铃游走过的路径……这些具体的感官记忆，已证明这场国乐现场的独特价值。

征稿

**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：**

欢迎投稿，以文字记录时代脉搏，呈现文化动态、文艺佳作、艺术评论等丰富内容。

投稿信箱 frfk@vip.163.com。